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花园街五号

李国文





2 034 4047 3

李 国 文

花园街五号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花园街五号

李国文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2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

书号: 10326·71 定价: (精装)4.55元



李 国 文

去机呢。

刘剑深：你父女从省城回来？

他觉得这种非难的办心，似乎潜藏着什么危机似的，便救下小姑娘，道着大步走了。世界上功夫一横的卡情还少么？九十九拜都拜过，就那一哆嗦，硬是过不了关。

“你怎么啦？叔父。”她弄不懂刘剑意旨忙忙地离座，究竟为什么？以为是来找她父女，便朝她喊着：“你别找他，我爸刚回来，没吃饭，就坐车串门去了。”

从现在起，这场戏大概快走入尾声了。

刘剑第一个目标是先往水上俱乐部去。他这几天后悔不该在那样情况下散走吕莎。她从来不到这嘈杂喧嚣，什么人都有的江滨来游泳

作家手迹

第一章

一幢建筑物，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。

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听我给你讲讲花园街五号的故事吧。

二

凡是古旧的建筑，往往会成为一块碑石，记载着时代的兴衰，尘世的沧桑，家庭的嬗变。只要它不倒塌 垮掉，只要它还矗立着，那些愉快的、甜蜜的、辛酸的、苦涩的，乃至于充满血腥气的往事，都会时不时地在居住过这幢房子的人的脑海里泛起。哪怕这幢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，哪怕只剩下名义上的遗迹，你放心，也会有人来

凭吊的。

但我要给你讲的花园街五号，至少再有一个世纪，也不会坍塌垮掉。这幢座落在市中心晨光公园附近的花园洋房，在我们临江市，是数一数二的漂亮住宅。

晨光公园地处市区繁华热闹的地方，但花园街却是条闹中取静的马路，而五号院又被密匝匝的树林围绕着，是个更加僻静幽深的院落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一群鸽子时上时下地飞来掠去，根本看不到那座两层楼的洋房；待到靠得很近时，才能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大致窥探到这幢俄罗斯风格建筑物的轮廓。

但是，倘若无人指路，你是决找不到花园街五号的门牌的。而且，我还要先给你打个招呼，假如你在那密匝的树林外面来回张望寻找的话，不定哪棵大树的树干后面，会走出来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你的去路。尽管很客气地请你止步，但由于太突如其来，准会在那阴森的密林里，吓你一身冷汗。

你肯定明白了，这幢有战士警卫的高级住宅是谁在居住。不错，我们临江市的市委书记是花园街五号院的主人。

哦，你可要注意保密啊……

花园街五号从它落成那天起，一直到今天，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。五十年来，它换了四个朝代，五位主人。有的住得年头长些，有的住得年头短些。但你记住，所有在这幢洋楼里居住过的人家，都是当时临江市最具有权势的首户、能够决定临江命运的人物。咱们掰着指头算吧，第一个主人是建成这幢房子的白俄贵族康德拉季耶夫，侨民协会主席；第二个主人是著名的胡匪出身、伪满时期临江的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长刘大巴掌；第三个主人是解放后我们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；第四个主人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起家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。现在，

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、兼代市长的韩潮和他的老伴、市文联副主席吴纬，还有他们的儿媳、《临江日报》的记者吕莎，一家三口人居住着这幢房间并不太多、而占地面积未免太大的花园洋房。

至于韩潮的儿子大宝，咱们还是先不去打扰他，让他在市郊温泉镇的精神病院里安心静养吧！

据我了解，韩潮并不十分乐意离开他当公安局长时居住过的那座四合院，而搬进花园街五号。但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社会里不乏这类聪明角色，他们的哲学是：只要长官骑马，等而下之，他们骑驴、骑骆驼都是合理合法的了，于是硬撞撮吴纬、吕莎去说服动员老头子搬家。好象临江市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谁是第一把手，谁就得住花园街五号，有点类似美国的白宫和英国的唐宁街首相官邸一样。

韩潮不喜欢这幢房子。说得夸张一点，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市委书记，从心底里厌恶这幢谁住进去谁都没得到好结果的花园街五号。请不要笑话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产生宿命论的唯心观点。因为房子的历史，确实也是这样写的。

那个如今蹲班房的市革委主任、有几条人命的造反派头头（吕莎的爸爸、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，就是在他的刑讯逼供下丧命的），得到一个无期徒刑的下场，命运还算不错的咧，至少他可以得到善终吧？而那个白俄贵族，那个伪满警察局长，却和吕况一样死于非命啊！

现在，坐着轿车回家的韩潮，看到那群飞翔着的鸽子，马上皱起了眉头。也许今天一早被刘钊（也是在花园街五号居住过的人，他爸爸就是被韩潮亲手镇压了的刘大巴掌）拉去视察

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，累得精疲力竭的缘故，心绪不好。所以对他儿媳豢养的这群鸽子，感到格外的厌烦。他觉得这些爱咕咕的生物，有某种特异的禀赋似的，总是云集在那封闭的顶楼圆窗前面。康德拉季耶夫死在那里，刘大巴掌死在那里，吕况也是在顶楼里咽完最后一口气。你说，鸽子老在那里停歇，是不是有点蹊跷？

按说，韩潮是干公安出身的，自然不会相信什么鬼神。可他是临江土生土长的人，这幢房子在建造时，他当过小工。对它的五十年历史，他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尽管他应该算是绝对的无神论者，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以前居住过的四户人家，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复着基本上相同的不幸结局，那就是——

后一户总是把前一户干掉，才搬进去住；

每一户的上代人和下代人总是悖谬、冲突、决裂，甚至于还有砍掉老子头颅的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我们的市委书记闭上了眼。

三

人世间都得象蝉蜕壳一样，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么？难道这个过程一定是那么严峻，那么沉重，乃至于充满着苦痛么？

四

摩托车的响声从脑后玻璃窗外传过来。

吕莎，准是她！韩潮眼皮抬也不抬地想着。这位《临江日报》的记者，本身就是惹人注意的新闻人物。但她好象还嫌不

够似的，总是骑着摩托车，留着披肩发，穿着最时髦的、凡人不敢问津的服装，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疾行着。果然，她的摩托车超过了轿车，拦住了去路。

“怎么回事？莎莎！”韩潮把头探出车窗外询问。

她跨在摩托车上：“爸爸，你还没有看完！”

“够啦！”

“干吗走啊？大伙儿还等着你的指示呢！”

“他希望我对沿江新村唱几句赞美诗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份雅兴。”

“我真奇怪，爸爸，你干吗吹毛求疵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？你干吗自尊心那么强，忌妒你的部下？你干吗不承认刘钊就是比我们党里那些白吃饱、饭桶、寄生虫要强得多？爸爸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一千多户人家马上可以欢欢喜喜搬进新居，是个什么心情？共产党治理临江三十多年，可曾有过这么一天？你泼那些冷水，简直不可理解，生那些莫名其妙的气，是毫无道理的。你说我还报道不？”

看来她很激动，满脸绯红，双目闪出忿忿不平的神色。

“我并没有拦着你，莎莎！”

“我们报社主编只会看你脸色行事，只会唯唯诺诺，只会做官样文章。”她那满脸鄙夷的神气，表明了她心口一致的品格。

“莎莎，你这样议论别人，好吗？”

“我一向实事求是，从我老爹开始，临江容不下人才！”

“够啦，莎莎，你要写就去写吧，但是——”韩潮举起一个手指头，威胁地，“不许吹捧刘钊！”

“我干吗给他当吹鼓手？”吕莎说完，准备骑上摩托去报社。

但细细琢磨她公公的这番附加的意思，便又跳下来，跑到轿车旁边，俯身朝后座上的韩潮问：“为什么不可以给刘钊鼓吹鼓吹呢？爸爸，我倒要请问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莎莎，你让我回家去清静会儿，我太累了！”说完，韩潮闭上眼睛，不再理她。

“我知道你的烦恼所在，爸爸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写一部新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。”她用威胁的口吻说，然后，离开车窗，跨上自己的摩托，一溜烟地消失在树林间的小路上。

韩潮对给他开车、早年间给吕莎爸爸开过车的司机说：“纯粹是被她爹妈宠坏了。没想到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吕，倒有一个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女儿。”

年老持重的司机笑而不答，稳稳当当地把车朝隐在树林里的花园街五号开去。

这是晨光公园里面最冷落的地段。喧嚣的市声全被树林挡住，静得连那种叫做“树串儿”的小山雀的啾啾声，都传进了车窗敞开的轿车里。他记起在敌伪时期和老伴吴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常常装作热恋的情人在这里秘密接头。“树串儿”是他俩的忠实警卫，只要稍有动静，这种小不点儿的鸟便扑楞着翅膀飞起来。

哦，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脑袋松快一点。

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再加上内部机件不灵，心脏啊，腰腿啊，都好象超过了保险期限，在沿江新村多爬了几幢楼，就深感力不从心了。

一九四五年，我们这位市委书记单枪匹马，从眼前的树林中，潜入花园街五号院里，会合上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刘钊，生擒活捉了刘钊的老子刘大巴掌，把他推上顶楼，以革命的名

义，处决了这个罪恶累累的伪满警察局长。哦！当年的韩潮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神力，简直象剑侠小说里的镖客，飞檐走壁，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似的轻捷。如今，多走几步路，便气喘心跳，他不由得感慨：“一个人的黄金时代，毕竟不是那样长久的啊！”

所以，省委提出来要他考虑一下接班的人选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看来，人总是要离开舞台的，职务总是要交出去的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想不到这一天说来就真来了，人生实际上是很短促的。”

人生一世，最使英雄气短的，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期望的结局终于到来。正如在轿车前面的路旁标牌上写着的“游人止步”四个字一样，到了自己应该止步的日子，无论如何不是件惬意的赏心乐事。“再见吧，花园街五号！”韩潮在心里说，“也许，说不定我倒是最体面地离开这个院子的人呢……”

那群鸽子一点不怕人地朝轿车飞过来。

五

你在花园街上，决找不到五号门牌。正如在电话簿上，找不到市委书记韩潮家的电话号码一样。五号院的大门，是在晨光公园里面开着的。当然，安全是有了，但离群索居的味道，也是相当浓的。现在，那扇总是紧闭着的大门居然敞开，而且还停放着一辆陌生的轿车。

市委书记家里的客人是有限的，一般的平头百姓，或是普通干部，通常都被警卫在一百米外挡了驾；而有资格进五号院的，自然是临江市的一些头面人物了。

韩潮正纳闷着，轿车在飞蹦的鸽群簇拥下，开进院里。他

即使展开最丰富的想象力，也万万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，竟是一个黄头发、蓝灰色眼珠、高鼻梁的外国人。他走下车时，又仔细地看了一眼，差点没脱口叫出声来：“天！这不是那个被活活掐死的康德拉季耶夫又回到人间来了么？”

历史当然不会倒转，死去近半个世纪的那个白俄侨民协会主席，一个据说有伯爵头衔的富翁，自然是不会复活的。那么，这位不速之客是谁？和韩潮记忆里的伯爵惟妙惟肖，不但外貌酷似，神态相仿，甚至那种没落衰微的贵族气质，也一模一样。要不是存在着漫长的时间差距，和活生生的现实感，我们的市委书记肯定认为自己背晦倒霉，大白天碰见鬼了。

韩潮马上想起，这人大概就是刘钊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过的，来临江旅游的奥立维·康德拉季耶夫了。

他应该是伯爵的孙子。

可外国人的年龄不太好估，究竟是四十几，还是五十几？韩潮拿不准。他发现，洋人在壮年到暮年这个阶段上的差别，不象中国人明显。在咱们这块宝地上，只要年岁一过半百，很象秋后的庄稼，一天一个成色，老起来可快了。

可不么？连当年那个国高生、警察局长的少爷、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、在劳改农场戴过脚镣的刘钊，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，也都五十出头了。

“是他，是这个该死的不管部长引鬼上门，把洋人领到院子里来的。怪不得他不早不晚，偏偏今天要我去视察沿江新村……”

人到了怕老的年纪，往往最忌讳别人把他当作老糊涂，明里暗里地作弄。只是到了老得不行的时候，才会甘心受人糊弄，或者竟不觉得糊弄为糊弄，甚至于已经口歪眼斜、言辞不

利了，马屁精恭维几句“老骥伏枥”、“洞察秋毫”之类的话，居然还认为自己精神矍铄、头脑清醒哩。这样的人韩潮见识得多了去了，但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别人摆脱不掉、可又不能不敬重的负担。该死的刘钊竟会用这种糊弄的办法来对付自己。他恼火，他烦躁，他甚至有点恨刘钊这混账……想到这里，韩潮真想在门口台阶上回过头来，对草坪上站着的老外和陪同者大喝一声：“给我滚出去！”

倘若眼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年浩劫前，当他还担当公安局长的時候，这位火暴神，这位雷公菩萨，肯定会象非洲丛林里的雄狮那样怒吼起来的。然而现在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连发脾气劲头都不如早先了。虽然肝火旺，动不动生气光火，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德，但是一个汉子，能够爆发出雷霆万钧的怒火，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啊！

老了，力不从心了。省委的话说得既客气，又婉转，完全考虑到老同志的感情和心理。但是，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，总不能把接力棒老是捏在自己手里，不往下传递呀！那岂不是要惹得看台上的观众起哄么？

可是，让我们市委书记踌躇的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刘钊。这个毫不买账的家伙，象阿拉伯神话里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妖魔，变得愈来愈不可忽视。大伙儿的意见，社会上的舆论，家庭里的赞成票，好象应该挑选刘钊才是。然而，老市长许杰——哦，让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，他从五十年代由临江市调省工作以后，始终关怀着临江市的五十万人民啊！——在病榻上给韩潮打来电话，再明确不过地举荐了市委常委、第一副市长丁晓。

“你看，是否以姓氏笔划为序？如何？”

你可以想象，韩潮该多么为难了。

六

一大清早，刘钊就来花园街五号等着陪他去视察沿江新村。韩潮一点也不喜欢刘钊这种自以为是、自作主张的神态。好象一切都得由他刘钊安排，听他刘钊调度才行。可他现在连一个市委常委也不是，明确的职务至今还没批下来，名副其实的不管部长。然而，就是这位不管部长，此刻却在镶木地板的俄国地毯上来回踱步，对市委书记讲述吸收外资的必要性。谈话时那种敢和领导人平起平坐的神态，也着实有失恭敬。唉！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刘钊硬是不在乎市委书记脸上的不悦之色。

“今天不谈这个，咱们看房子。”韩潮把他挡了回去。

“应该十个指头弹钢琴，不能总满足于手工业式的领导方法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站住了，“我知道，你不爱听，不过，换个人，我还不说。”

“走——”

在宽敞的大厅里，正碰上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的吕莎。显然是刚刚起床，头发蓬松着，只是用手绢系了个结绾在后面，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。穿着一件薄薄的纱裙，外露的部分也未免太多了些。手臂上搭着一条大浴巾，看来是准备到洗澡间去。刘钊知道，这是她爹妈给她培养出来的洋习惯，一早先进浴室。他给吕况当秘书的时候，她正在读中学。他亲眼看到这位骄傲的公主，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中成长，可以肯定，将来准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幸运儿。谁也料想不到她今天的不幸——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，过着一种当然是很苦痛的生活——尽

管她并未流露出来，但对于刘钊，那对漂亮的眼睛是隐瞒不住什么的。

“哎，老朋友，你干什么去？”她扬扬手，问着。

“请老韩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，记者同志！”

“啊，没想到，你也学会了丑表功，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！”已婚妇女对曾经死命爱过的男人，那感情是很复杂的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，莎莎，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嘛！”

这时，她走到他们身边，用眼睛斜睨着刘钊：“我真替你害羞！看来这种官场综合症，你也不具备免疫力啊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韩潮催促着。

也许因为她是自己老战友的女儿，跟儿子大宝结婚以后，又落到这样一个境遇里，所以韩潮对吕莎的行为举止，性格脾气，以及过激的思想，直言无讳的语言，无论怎样不合自己的胃口，也尽量迁就，从不说她一句重话。

刘钊随着韩潮朝大门走去，一边回头笑着说：“莎莎，其实，我也是不想为而为之，需要如此，我也就只好破例了！”

她撇撇嘴，扭动着细软的腰肢走了，那背影，还是当年婀娜动人的少女神态。

在轿车里，韩潮郑重地向刘钊敲了警钟，别出花花点子，老老实实地工作，不要想一出是一出。从领导干部的来讲，要紧的是稳重二字。然后，他筒筒地威胁似地踱过来，狠狠地说：“我对你说，刘钊，不要是天开，所有别有心裁的人，最终都要成历史的笑柄。”

刘钊才不在乎哩，何况他和韩潮吴浩老两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，便轻松地朝后一仰：“其实，真正被历史打屁股的，是那些落伍者。制造笑柄的是他们——”

“笑话我吗？”

“如果你真的到了闹笑话的年纪，也许我就不这样童言无忌了。”

他相信这是实情话，自己还不到老朽昏庸的地步。他碰了一下刘钊：“一个明白人，他决不会走得离大队太远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人的可贵之处，就是善于总结经验，从走过来的路汲取必要的教训。”

刘钊差点把头碰到车顶，一蹦老高地说：“得啦得啦，你也学会念紧箍咒了！我真想不到——”

市委书记笑了：“也许这能治服你，784号！”

“哦，你还记得？”

“别忘了我当过市公安局长！”

刘钊一脸苦笑，也许784这个号码勾起了他对那些暗淡岁月的回忆：“不过，老韩，过时的符咒是不大有效验的，你放心，时光是绝不会倒流的。”

“你真了！老弟！可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——”因为司机在前座坐着，尽管是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志，也不便把话讲得太赤裸裸了，“一动不如一静，这句话不仅很有哲理性，而且还符合斗争策略！”

“我不懂，难道让一个外国人进到市委书记的住宅，就会坏了共产党的风水？你接待一下这个奥立维·康德拉季耶夫，和他聊聊他爷爷，他老子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我跟你声明了，今天，咱们看房子，不谈别的。”

沿江新村到了。几十幢六层居民楼顺着沿江的大堤一字排开，十分壮观。他们俩走下轿车，发现丁晓的新伏尔加已经停在路旁了。